

##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明清天主教中文文献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100089, 北京市)

**摘要:**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 对西学汉籍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一项基础性学术工作。近年来, 耶稣会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徐家汇图书馆所藏明清汉籍先后出版。梵蒂冈图书馆是目前世界范围收藏明清西学汉籍文献最多的图书馆。本文对梵蒂冈图书馆西学汉籍的来源做了分类的研究, 初步展示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清西学汉籍文献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 梵蒂冈图书馆、西学汉籍、中西文化交流

**作者:**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 《国际汉学》主编, 主要从事海外汉学、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电子邮件: zhangxiping@263.net.cn。电话: +8613910383282。

### 一、梵蒂冈图书馆及所藏的东方文献

## 梵蒂冈图书馆简史

梵蒂冈教皇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位于梵蒂冈境内,它是梵蒂冈的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本质上是罗马教宗的私人图书馆,它汇集了有史以来人类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历史上的宗座图书馆可追溯到教会建立初期教宗专用的学习室和藏书室。梵蒂冈图书馆的奠基人是教宗尼古拉五世(Nicolas V,1447-1455),他也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此时,开始图书馆开始建立了分类和目录的编制,有了拉丁文书库、希腊文书库、手写本书库和教皇书库。

西克斯图四世(SixteIV, 1471-1484)担任教宗时期,梵蒂冈图书馆成为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到利奥十世(利奥十世(Leo X))时,作为文艺复兴一部分的梵蒂冈图书馆达到了它的巅峰。以后,图书馆被关闭不再对外开放,直到1890年才重新对公众开放。

16世纪后图书馆收入了许多著名的藏书。“1600年古文物收藏家弗维奥·奥西尼遗赠给图书馆的413册手写本;1622年收购了帕拉蒂纳书库,其中拉丁文手写本2027册,希腊文手写本432册;1658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购进乌尔比诺侯爵书库,包括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手写本1767册,希腊文手写本165册,东方手写本128册;1690年教皇亚历山大八世购买了隐居在罗马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书库,共计写本2000余册。随着图书的不断增长,馆舍也一次次扩建,十八世纪马克威斯·卡波尼把他的288册手写本遗赠给梵蒂冈图书馆;1748年该馆又购进了奥托比尼的手写本,共拉丁文3349册,希腊文473册。”<sup>(1)</sup>

从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开始,经过历代教宗的努力,梵蒂冈图书馆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上著名的现代化的图书馆。今天的梵蒂冈图书馆是一个拥有“总计藏有82,000种不同文字的写本,100,000万个存档单元的档案资料,1,600,000本纸质书(包括8,700部摇篮本书),400,000枚硬币和勋章,100,000张版画、绘画和印版及浮雕作品以及150,000张照片,保存着从基督纪元最初数世纪至今的人类历史和思

(1) 李伟Li Wei, “梵蒂冈教皇图书馆概说” Fandigang jiaohuang tushuguan gaishuo [Overview of the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北京图书馆馆刊》 Beijing tushuguan guankan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o. 3, (1998), 138-139.

想、艺术和文学、数学与科学、法律与医学领域的大量文献资料, 涵括从远东到哥伦比亚之前的美洲西部等地区的多种语言和文化, 以及具有较高价值的人文背景资料。”<sup>(2)</sup>

梵蒂冈图书馆无疑是西方各类图书馆中最具有特色的图书馆之一, 因为它“拥有一段五百年漫长的历史: 在西方的各大图书馆中或许是最悠久的一段历史。”<sup>(3)</sup>

## 梵蒂冈图书馆的东方文献

虽然梵蒂冈教廷与东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上溯自十三世纪, 梵蒂冈档案馆(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 收录有相关的文献反映当时教廷和一些东方君主的书信往来, 如 1246 年由成吉思汗之孙贵由汗(Khan Guyuk, c. 1206-1248, 在位 1246-1248) 从喀拉昆仑(Karakorum) 寄给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zo IV) 的信, 但梵蒂冈图书馆第一次对其所藏东方语种文献的记录仅开始于 1481 年, 而有关其远东和中国周边国家文献收藏的最早记载则更是推迟到十六世纪下半叶。这些文献的内容涉及广泛, 包括教会史, 原住民宗教, 文学, 字典等等, 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写成: 安南语, 巴塔克语, 缅甸语, 印地语, 日语, 爪哇语, 高棉语, 孔卡尼语, 韩语, 老挝语, 马拉巴尔语, 马来语, 马拉雅拉姆语, 蒙语, 尼泊尔语, 尼瓦尔语, 巴利语, 普拉克利特语, 梵语, 暹罗语, 僧伽罗语, 泰米尔语, 泰卢固语, 藏语, 乌尔都语, 等等, 其载体主要是纸张, 另外有贝叶, 还有刻文字的金属板。

## 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文献

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文献镇馆之宝是《中文字母表》(Alfabetum Idiomatis de Cina), 在 1574 至 1578 年间一位法国文人在意大利的旅行, 曾看过这份中文字母表。《事林广记》、《续资治通鉴节要》是该馆最早的2本中文藏书,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法国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在其《旅行日记》记载有 1581 年 3 月 6 日他在梵蒂冈图书馆的访问, 曾看到过其中一本。<sup>(4)</sup>

从Giuseppe Simon Assemani (1687-1768) 开始, 就计划出版梵蒂冈图书馆所有写本的目录, 共二十卷: 六卷着录东方各种语文的写本, 四卷着录希腊文献, 十卷着录拉丁文献。对东方语种文献的着录他请了希伯来文, 埃塞俄比亚文, 科普特文, 中文各方面的合作者。但最后的结果实际上只出版了三卷。在第二卷目录中涉及到从中国来的写本, 但目录中已经没有任何东方文字。<sup>(5)</sup>在梵蒂冈图书馆的这些古代东方文献中有2,000 种中国古籍善本, 以及二百多件已经记录在案的中国周边国家的古文献写本。这些并不包括上万件尚未经整理的日本17 世纪的写本文献。目前梵蒂冈图书馆藏共有7,000种中国图书收藏, 2,000 多种1911年之前的写本和印刷本古籍, 600种1949年前的民国印刷品, 1,000种其后的出版物。<sup>(6)</sup>这些中文刻本和写本是如何来到梵蒂冈图书馆呢? 这就涉及到明清之际的耶稣会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

(2) 余东YU Dong: “梵蒂冈图书馆中国古籍文献的收藏整理及其电子化(讲演稿)”Fandigang tushuguan zhongguo guji wenxian de shoucang zhengli jiqi dianzihua (jiangyangao)[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Vatican Library and its electrization (Speech wri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Resources Sharing and Application (DRSA 2017)” Zhejiang University, June 15th-17th, 2017.

(3) Antonio Manfredi, *Le Origini Della Biblioteca Vaticana Tra Umanesimo e Rinascimento (1447-1534)*,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2010.

(4) 中文书当为原书号为 Vat. lat. 3771 今为 I.Racc.III.332 的《事林广记》Shilinguangji, 或原书号为 Vat. lat. 3772, 后为 I.Racc.III.333, 今为 Vat. estr. or. 66 的《续资治通鉴节要》Xu Zizhitongjian jieyao。这是当时图书馆通常向参观者展示的两件中文宝藏。

(5) G. Levi Della Vida, *Ricerche sulla formazione del piu antico fondo dei manoscritti orientali della Biblioteca Vaticana*, Città del Vaticano 1939 (Studi e Testi 92), 2-3.

(6) 以上材料摘自余东Yu dong, “梵蒂冈图书馆馆藏中国周边国家古代写本文献”Fandigang tushuguan zhongguo zhoubian guojia gudai xieben wenxian [Vatican Library holds ancient texts written by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一文, 在此表示感谢。

## 梵蒂冈图书馆中文文献来源

费赖之书目所记耶稣会士中文文献

1580年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来华拉开了了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大幕。刚到达澳门时他遵循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的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神父“应该学习中国话及中文”<sup>(7)</sup>的要求,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罗明坚是一位很有毅力并有极高天赋的传教士,到达澳门后刚刚几个月后,他便能认识许多个汉字,初步可以读中文的书籍,三年多以后他便开始用中文来写作了。罗明坚学习中文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他认为“这是为归化他们必须有的步骤。以便日后用中文着书,驳斥中文书中(有关宗教方面)的谬误。希望将来能为天主服务,使真理之光照耀这个庞大的民族。”<sup>(8)</sup>罗明坚返回欧洲后,利玛窦承担起了在华传教的大业,他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刊书传教”的意义,利玛窦写道:“在这个国家里文学相当发达,中国人很少不识字。所有的宗教也是依靠印成书籍来传播推广,而非以当众布道或传授教理的形式。他们这种方式也为我们向教友传授必要的祈祷常识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为教友们通过自己阅读,或请亲友为他们朗读已经刊印的《天主教要》,便能迅速地将其内容记在脑子里,在中国,是不乏识文断字之人的。”<sup>(9)</sup>当利玛窦确立了“合儒易佛”的文化适应路线和刊书传教的方针后,来华耶稣会士学习汉语,翻译西学,出版书籍成为他们传教的基本手段。从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所记载的每一位来华耶稣会士的著作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这些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学,刊书传教上的热情与成就。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费赖之的书目并未收全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费赖之书也不包含来华的其他修会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他的书目只是提供给了研究者一个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基础。

由于各种原因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将天内出版的中文书籍带回罗马成为他们的返回欧洲的重要任务之一。梵蒂冈图书馆东方部负责人余东在编制《梵蒂冈图书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十六至十八世纪)》(*Caralogo delle Opfre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时,对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馆藏来源做了说明,她在前言中说:<sup>(10)</sup>

根据增添的不同文献,与中国传教事业有关的大部分文献都保存在手稿部“Barberini Oriente”,“Borgia Cinese”,“Vaticano Estremo Oriente”,以及印刷部的“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Barberini Oriente”档案来自Barberini图书馆,1902年被梵蒂冈图书馆购置。<sup>(11)</sup>它保存了很多珍稀书籍,比如《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以及一份非常稀有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和汤若望的天体平面球图。

(7) (意)利玛窦Matteo Ricci,《天主教传入中国史》Tianzhujiao chuanru zhongguoshi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台湾Taiwan:光启社 Guangqishe [Kuangchi press], 1986), 113.

(8) 《利玛窦书信集》Limadoushuxinji[The Correspondences of Matteo Ricci], (台湾Taiwan:光启社Guangqishe [Kuangchi press], 1986), 427. 参阅利玛窦Matteo Ricci:《天主教传入中国史》Tianzhujiao chuanru zhongguoshi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台湾Taiwan:光启社Guangqishe [Kuangchi press], 1986), 114. 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Zaoqi aomenshi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a Supplementary Chapter,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北京Beijing:东方出版社Dongfang chubanshe [Orient Press], 1997), 193. 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Zaihua yesuhuish liezhuan ji shumu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上册, (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2.

(9) (意)利玛窦Matteo Ricci著,文铮Wenzheng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Yesuhui yu tianzhujiao jinru zhongguoshi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354.

(10) Yu Ding Caralogo delle Opfre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96.

(11) 关于“Barberini”档案的历史,请参见Jeanne Bignami-Odier, *Guide au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du Vatican,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LII année (1934), pp.223-225.

“Borgia Cinese”档案, 则来自红衣主教Stefano Borgia的部分收藏, 也是于1902年为梵蒂冈图书馆所购得。<sup>(12)</sup>它保存了大量传教士的出版物和文献, 其中有很多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以及中欧词典有关的手稿。

由传教士编纂的许多字典和中国语法书籍, 也保存在“Vaticano Estremo Oriente”档案中, 特别是它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手稿, 来自传教士康和子(Carlo Orazi da Castorano, 1673-1755)的收藏。

然而, 传教士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则是“Raccolta Generale Orient”档案。其中有两个中文传教士出版物的特别收藏: 一是耶稣会士柏应理神父赠送给教宗Innocenzo十一世治下的梵蒂冈图书馆; 另一部分则是有圣方济各神父Giovanni Francesco Nicolai da Leonessa从中国带到罗马的收藏,<sup>(13)</sup>他的这部分之后由康和子本人进行编目。<sup>(14)</sup>

从余东的介绍, 我们知道有三名来华的传教士对梵蒂冈图书馆的汉文书籍的收藏有着重要贡献, 他们是: 柏应理、康和子与傅圣泽。我们对他们在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图书交流分别展开研究。

### 柏应理与梵蒂冈图书馆中文藏书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是比利时来华耶稣会会士。顺治十五年(1658)抵澳门。柏应理在华传教约二十三年, 其中有十二年的时间在江南地区度过, 先在江西、福建、湖广、浙江, 后在松江、上海、嘉定、苏州、镇江、淮安、崇明等地传教。柏应理是利玛窦“文化适应”政策的坚决执行者, 从他诸多的中文著作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他所写的《天主教百问答》刻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 该书通俗易懂, 如他所说“然而习俗深者, 嗜欲匪浅, 虽千百言, 难以启其信, 而习俗浅者, 嗜理必深, 虽一二语, 足以释其疑”<sup>(15)</sup>因此, 这本书出版后, 受到教区的欢迎, 此后在上海多次再版, 乃至到晚晴同治七年(1868), 民国期间1925年、1934年先后七次出版, 可见此书影响之大。柏应理写了多部中文传教著作, 如《永年瞻礼单》、《圣教福音》、《圣玻尔日亚行实》、《周岁圣人行实》、《圣若瑟诗文》、《徐光启行略》等。

柏应理另一件被人称道的是他返回欧洲后所推动的中西文化交流。1680年柏应理“被选为中国耶稣会副省区的理家(帐房), 并被选为教区代表前往罗马, 商讨传教区事物, 物色传教人员, 并申请核准应中文举行弥撒祭礼。”<sup>(16)</sup>

关于柏应理返回欧洲所做的几件重要的事情, 笔者在《欧洲早期汉学史: 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早期汉学的兴起》一书中已经做了初步的研究。<sup>(17)</sup>“首先, 他将中文的弥撒书、福音书和礼仪书的译本带到了罗

(12) 关于“Borgia”档案的历史, 参见*ibid.*, p.222-223; *Les manuscrits classiques latin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Paris, 1975, p.229.

(13) Giovanni Francesco Nicolai da Leonessa, 来自罗马, 1696年被选任为以Bertyus为头衔的主教, 并一直担任直1712年。1696年, 他也被选任为湖广两省的宗座代牧主教, 1700年晋铎为主教, 并获得一个名义上的教区头衔(Myra); 1737年逝世。R.Ritzler-P.Sefrin, *Hierarchia Catholica Medii et Recentioris Aevi*, V. Padova, 1952, pp.118-119; VI, Padova, 1968, p.299. 他葬在罗马的S. Francesco a Ripa教堂; Vaticano Lat.7900, f.1211, 附有其讣告日期和墓碑。

(14) 对于这两部分的收藏, 请参见附录的目录。

(15) 张西平Zhang Xiping、马西尼Federico Masini、任大援Ren Dayuan等主编,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Fandigang tushuguan cang mingqing zhongxi wenhua jiaoliushi wenxian congkan* [A serie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Vatican Library]第一辑, 第14册, (郑州Zhenzhou: 大象出版社Daxiangchubanshe [Elephant Press], 2014), 704.

(16) (法) 费赖之Louis Pfister著, 梅乘祺Mei Chengqi、梅乘骏Mei Chengjun译: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Mingqingjian zaihua yesu huishi liezhuan (1552-1773)*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上海Shanghai: 光启出版社Guangqi chubanshe [Kuangchi Press], 1997), 350. 中华书局本翻译有误。

(17) 张国刚Zhang Guogang: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ingqing chuanjiaoshi yu ouzhou hanxue* [Missionari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European Sinology] (北京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1); 莫东寅Mo Dongyin: 《汉学发达史》*Hanxue fadashi* [The history of Sinology] (郑州Zhenzhou: 大象出版社Daxiangchubanshe [Elephant Press], 2006); 张西平Zhang Xiping: 《欧洲早期汉学史: 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Ouzhou zaoqi hanxueshi: zhongxi wenhua jiaoliu yu xifanghanxue de*

马。(18)。他把许太夫人所送给他的中文书籍,包括中国经典著作和传教士们译着的中文书籍献给了教廷。在和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会见中,他献上了400余部传教士写的汉语著作。现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其中一部分中文著作就是柏应理此次欧洲之行带去的。(19)柏应理献上这批书的目的事很清楚的,就是希望通过传教士的这些中文著作来说明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所采取的“合儒”的路线的正确性,同时为以后中国神父用中文做弥撒这个要求做准备。”(20)

在柏应理1680年返回欧洲时,按照费赖之的统计,当时在华的耶稣会士已经出版了130本左右的书。这说明柏应理带回的400余种书中也有一般中国古籍。

带回罗马的这批中文文献究竟有多少本放在梵蒂冈图书馆呢,一般人常说是400本,但从未有人做过核对,为此,我根据伯希和与余东的着录,对梵蒂冈所藏中文文献做了逐一核对,找出由柏应理带回的西学汉籍情况如下:

柏应理1685年从中国带来的414册中国古籍,其中330册刻本献给教宗英诺,这批藏品藏在《东方文献普通收藏》(Raccolta Generale Orientale)里。(21)对照费赖之书目可以看到在柏应理1680年返回欧洲时在华的耶稣会士已经出版了大约140部著作,如果除去他带回的徐光启、朱宗元等信教文人的著作,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把当时已经出版的耶稣会士的书籍都带到了罗马。因为,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也藏有一批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估计他当时带回欧洲的书也赠送了耶稣会档案馆,同时他也去了法国和英国,他是否也将这批书赠给这些国家,不得而知。如果从他们带着沈福宗在欧洲的旅行,宣传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事业,希望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这点来看,他带回书的总量有414本也是符合逻辑的。(22)

就柏应理带给梵蒂冈图书馆来说,它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这些西学汉籍既有传教士所写的著作,也有信教文人的著作,例如“三大柱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人的著作,这点是和费赖之的书

---

xingqi [History of Early European Sinology: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Sinology] (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Ruxue xichuan ouzhou yanjiu daolun: 16-18 shiji zhongxue xichuan de gui ji yu yingxia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to Europe: The track and Influence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learning to the West during the 16th to 18th centuries] (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8) 日本-中国卷藏书, 124, ff.129-133中记述了利类思关于是否应该向中国人授予神职和是否允许用中文做礼拜而向耶稣会总长阐述的意见。他认为对于那些愿意学习拉丁文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可以让他们学习。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成年的神职人员候选人来说,学习拉丁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由于早期的在华传教士已经得到了教皇保罗五世将罗马弥撒书译成中文的特许。当时那些传教士并未将此项特许付诸实施是因为当时天主教徒的数量还不大,而传教人员的数量相对可观。现在天主教徒的数量上升了,需要大量的传教人员。“现在在上级的允准下,我负责将罗马弥撒书、礼仪书和福音书译成中文,并给中国的神职人员候选人以训导。我已经翻译了大部分,还有一大部分正在进行当中”(北京,1678年5月19日)。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保存着两份罗马弥撒书的中文译本,题为《圣事典礼》,它们是合为一卷的。出版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扉页上有用拉丁文写的如下文字: *Manuale ad Sacramenta ministranda iuxta ritus S. ROM-ECC.*, Sinice redditum a Ludovico Buglio Soc. Iesu. Pekini in college. Eiusd Soc. An. 1675. 封底有用中文写的如下文字:泰西利类思(Ludovico Buglio)的中文名字; *Nihil Obstat.* 同会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和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南怀仁省长准。又见BONTINCK, *op.cit.*, 200(12)。神学研究方面,利类思1654-1677年间将《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的一部分翻译成了中文。其中的《复活论》(On the Resurrection)是由安文思翻译的,出版于1677年前。见日本-中国卷,第一卷,108。

(19) 见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著,徐允希Xu Yunxi译:《一位中国奉教太太》Yiwei zhongguo fengjiao taitai [A Chinese religious wife], (上海Shanghai:土山湾印行Tushanwan yinhang [Tushanwan Press], 1938), 106。

(20) 张西平Zhang Xiping:《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Ouzhou zaoqi hanxueshi: zhongxi wenhuajiaoliu yu xifanghanxue de xingqi [History of Early European Sinology: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Sinology], (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419。

(21) 余东Yu Dong:《梵蒂冈图书馆中国古籍文献的收藏整理及其电子化现状(讲稿)》Fandigang tushuguan zhongguogujiwenxian de shoucangzhengli jiqi dianzihua xianzhuang(jiangao)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Vatican Library and its electronization (Speech wri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Resources Sharing and Application (DRSA 2017)”, Zhejiang University, June 15th-17th, 2017。

(22) 参阅Albert Chen, S.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New York, 2002. 张西平Zhang Xiping主编:《欧洲藏汉籍目录丛编》Ouzhoucang hanjimulu congbian [Catalogues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in Europe], (广州Guangzhou:广东人民出版社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9)。

目完全不同的;其二,所带回的著作较为全面,基本反映了耶稣会在华的主要方面,既有西方神学著作的译着,也有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的著作。

柏应理返回欧洲做了许多重要的事情,而向梵蒂冈图书馆捐赠书籍是其中的一件,这是他在汉籍西传历史上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疏漏。

### 康和子与梵蒂冈图书馆中文藏书

康和子也是梵蒂冈图书馆天主教藏书的贡献者。康和子原名安东尼奥·奥拉齐(Antonio Orazi),1673年出生于意大利阿科利皮切诺省(Ascoli Piceno)的山城卡斯托拉诺(Castorano)。1690年他加入方济会,1695年被祝圣为神父,1698年来到中国。“1702年春,他来到山东临清,也就是当时的直隶教区主教伊大仁的主教堂所在地协助主教管理教区事务,并在周边地区传教。1722年雍正即位后,康和子获准来到北京,住在位于海淀的传信部居所。1733年,康和子应陕西和山西的宗座代牧方济会士方启升(Francesco Saraceni da Conca, 1679—1742)请求,回罗马向教廷说明中国教会情况,促使教廷禁止特使嘉(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 1685—1741)来华时制定的“八项许可”,<sup>(23)</sup>坚持1704年颁布的禁止中国礼仪决议。”<sup>(24)</sup>这样康和子于1733年12月12日到达广州,1734年1月26日,他结束了在中国的30年传教生涯,乘船返回欧洲。<sup>(25)</sup>从此后再没有回到中国。

为此,我根据伯希和与余东的着录,对梵蒂冈所藏中文文献做了逐一核对,查找出由康和子带回的西学汉籍情况如下:

### 康和子捐赠的书目

序号	作者	书名
1	利玛竇	《天主实义》
2	苏如望	《圣教约言》
3	庞迪我	《七克大全》
4	高一志	《圣母行实》
5	艾儒略	《天主降生言行纪略》
		《圣教四字经文》
		《万物真原》
6	汤若望	《主教缘起》
7	潘国光	《天神规课》

(23) “八项许可”是嘉乐来华后面康熙帝的质询和在京耶稣会士的压力,对1704年教宗的禁止中国礼仪的决议做了适度的灵活处理。具体内容如下:允许中国教徒在私宅内供奉仅刻有亡者姓名的牌位。旁边必须附上一份按规定制作的说明,不带有任何迷信色彩,不能引起任何质疑。允许所有纯属世俗范围的祭祖仪式,这些仪式不能有任何迷信色彩,不能引起任何质疑。允许民间崇拜孔子,允许给孔子设立牌位,但牌位上不能刻字及迷信内容,旁边必须附上一份按规定制作的说明。允许在符合规定刻字的孔子排位前点烛、焚香、摆设供品。允许向符合规定的牌位、灵柩或者亡者跪拜或叩头。允许操办丧礼、供奉香烛,但须张贴按规定制作的说明。允许在亡者灵柩和张贴按规定制作的声明的牌位前准备祭台、供点心、水果、肉类和各种日常祭品,但不能有任何迷信色彩,只能将其视为对于亡者的尊重和缅怀。允许在中国的新年和其他节日时在符合规定的牌位前行叩头礼。允许在符合规定的、张贴说明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同样,允许在坟墓前供奉食品,当然也要谨慎行事、张贴说明。参阅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译《法国外交部档案藏中法关系史档案:巴黎分馆,卷一》,(天津Tianjin:南开大学出版社Nankaidaxue chubanshe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9)。

(24) 李慧Li Hui:“意大利来华方济会士康和子的<拉意汉语典>(1732)”Yidalai laihua fangjigehuishhi kanghezi de <layihan cidian>(1732) [Carlo Orazi da Castorano and His Dictionarium Latino-Italice-Sinicum (1732)],《辞书研究》Cishuyanjiu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No. 5, (2018).

(25) (美)孟德卫D.E.Mugello著,潘琳Pan Lin译:《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Lingyurou: Shandong de tianzhujiao:1650-1785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 (郑州Zhengzhou:大象出版社Daxiangchubanshe [Elephant Press], 2009), 147.

8	利类思	《善终瘞莹礼典》
9	柏应理	《天主圣教百问答》
		《四末真论》
10	南怀仁	《教要序论》
11	利安当	《正学谬石》
12	徐光启	《辟释氏诸妄》
13	白多玛	《要经略解》
14	石铎录	《默想神功》
15	朱宗元	《拯世略说》
16	利类思	《圣教总牍》
17	杨廷筠	《代疑篇》
18	严保禄	《帝天考》
19	艾儒略	《出像经解》
20	汤若望	《主制群征》
21	巴西略	《坚振圣事规义》
21		《天主圣教经文》
23	石铎禄	《听弥撒凡例》
24	恩若瑟	《瑟辣飞各圣父方济各行实大全》

从数量上看康和子捐赠给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刊本并不太大，但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在欧洲这也算是一批不少的中文书籍。另外，康和子所捐赠的书籍中也有较为独特的书籍。例如，奥斯定会(Augustinian Order)来华传教士白多玛所写《要经解略》仅有梵蒂冈图书馆所藏。奥斯定会是天主教的古老的托钵修会1256年，教宗亚历山大四世加以联合统一，并于同年发布《教会许可》通谕，准其为正式之修会。与加尔默罗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合称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奥斯丁修会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修会。

1574活跃在中国沿海的海盗林风集团，成为明朝的心头大患，而当时林风的大本营设在菲律宾，西班牙当时已经占领了菲律宾。为了剿灭海盗林风，明朝把总王望高追剿“海盗”林风至菲岛，并与西班牙殖民者达成协议：“如西班牙人生俘或杀死林风，须将其人或尸体移交明政府；而王望高则应允西班牙‘使节’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和赫罗尼莫·马林(Jeronimo Marin)以及两名中国通事林必秀与陈辉然和部分士兵一同前往福建。以便进一步商协通商及宣教事宜。”<sup>(26)</sup>马丁·德·拉达带领两名士兵米格尔·德·洛加(Miguel de Loarca)和佩德罗·萨米恩托(Pedro Sarmiento)于1575年6月12日搭乘王望高的战舰前往中国。他们从1575年7月3日至9日14日在福建滞留了两个月零九天。利用这个机会拉达对中国进行实地的考察，返回菲岛后，他就其所闻所见，写了一部《菲律宾群岛奥斯定修道会神甫马丁·德·拉达与其同伴赫罗尼莫·马林以及与他们随行的士兵在中国观察与体验到的事物》(*Las Cosas que los Padres Fr. Martin de Rada, Provincial de la Orden de S. Agustin en las Islas Filipinas, y su companero Fr. Jeronimo Marin y Otros Soldados que fueron con ellos vieron y entendieron en aquel Reino.*)英国学者博克舍将此书部分和其他早期西班牙传教士的关于中国的记述编辑成《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1999年在中华书局出版。<sup>(27)</sup>所以，

(26) 张凯Zhang Kai:《西班牙汉学史:1552-2016》Xibanya hanxueshi: 1552-2016 [History of Sinology in Spain:1552-2016], (北京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7), 83.

(27) (英)博克舍C.R. Boxer著, 何高济He Gaoji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Shiliushiji zhongguo nanbuxingji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北京Beijing: 中华书局Zhonghua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奥斯丁会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天主教托钵修会。<sup>(28)</sup>白多玛的这本《要经解略》是奥斯定修会稀见的中文传教刻本,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另外, 方济各会来华传教士石铎禄 (Petro de La Piñuela) 的《默想神功》也是一本十分珍贵的刊本书。

康和子还捐赠给了梵蒂冈图书馆一些中国古籍, 象《孔子家语》、《文公家礼》《资治通鉴大全》、《万宝全书》等, 这些书学术价值大都一般。康和子的一些手稿通信, 词典、<sup>(29)</sup>传教笔记也留在了梵蒂冈图书馆, 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他在山东临清的《传教手册》学术价值较高, 是目前所见到的明清之际较为完成的教区传教记录和教徒受洗名单。这点我们会在历史篇专门展开研究。

### 傅圣泽与梵蒂冈图书馆中文藏书

傅圣泽 (Jean-Francois Fouquet, 1663-1740) 1699年入华, 最初是在江西传教后因为在礼仪之争中采取和白晋相类似的索隐派立场来解释中国文化, 从而受到白晋的注意。当时白晋在康熙身边, 颇受康熙帝器重, 白晋向康熙帝表达了希望将在江西的傅圣泽调到北京来, 和他一起研读《周易》, 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

“四月初九日, 李玉传旨与张常住: 据白晋奏说, 江西有一个西洋人, 曾读过中国的书, 可以帮得我。尔传于众西洋人, 着带信去将此人叫。再白晋画图用汉字的地方, 着王道化帮着他略理。遂得几张, 连图着和素报上, 带去。如白晋或要钦天监的人, 或要那 (应为: 哪-作者注) 里的人, 着王道化传给。钦此。”<sup>(30)</sup>

傅圣泽调到北京后成为白晋索隐派小团体的一员, 但在此期间他与耶稣会上司的矛盾越来越大, 1718年他就向法国的耶稣会总部写信请求返回法国, 1720年他的请求被批准。实际上他是被勒令回国的, 因为他在北京的耶稣会团体中太不受欢迎了。<sup>(31)</sup>1720年1月13日他从广州离开中国, 8月27号到达法国。在离开中国前他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替巴黎皇家图书馆馆长让—保罗·比尼翁 (Jean-Paul Bignon) 购买书籍。让—保罗·比尼翁馆长曾托人在广州买一批中文书籍, 但仍有一些书没有买到。傅圣泽来到广州后又继续购买所缺的书籍。在他离开广州时几千册中文书籍, 整整装了十一只箱子。返回巴黎后, 他除了将一部分书籍交还给让—保罗·比尼翁馆长外, 他坚持要将属于自己在广州买的书籍运回罗马, 因为他买这些书籍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返回欧洲后继续学习中文, 研究中国宗教所用。

另外, 在这批书籍中还有殷弘绪 (Fençois-Xavier d' Entrecolles, 1662-1741) 在他离开北京时, 托他带回欧洲的一批书。为了此事, 傅圣泽希望通过各种关系来要回这批书。最终傅圣泽在返回罗马晋升为主教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将这批据说有四千册的书运回了罗马。<sup>(32)</sup>

傅圣泽带回欧洲的“书籍选择之善, 卷帙之多, 前此西士无能及之者, 此中书籍, 现在分散, 其中一部分藏在国王内阁, 其余则散藏于法、英、意三国公私书库中。”<sup>(33)</sup>关于这批书的去向欧洲汉学家也有研究, 法国留下了一批, 从而推动了法国汉学的兴起,<sup>(34)</sup>而带回罗马的这一批书籍, 一开始放在梵蒂冈传信

(28) 在澳门有一座圣奥斯定修会的教堂, 被当地人称为“龙嵩庙”, 位于岗顶前地2号, 是由西班牙奥斯定会修士于1591年创建, 是本澳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29) 李慧Li Hui: 《意大利来华方济会士康和子的《拉意汉词典》(1732), Yidalai laihua fangjigehuishu kanghezi de <layihan cidian>(1732) [Carlo Orazi da Castorano and His Dictionarium Latino-Italico-Sinicum (1732)], 《辞书研究》Cishuyanjiu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No. 5, (2018).

(30) 梵蒂冈文献Borg.Cinese.439 (b) 阎宗临先生是国内最早发现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白晋读《易经》这批文献的学者。参阅阎守诚Yan Shoucheng编, 阎宗临Yan Zonglin著: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Chuanjiaoshi yu faguo zaoqihanxue [Missionaries and Early Sinology in France], (郑州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Daxiang chubanshe [Elephant Press], 2003)。

(31) <sup>1</sup> (美) 魏若望John W Witek: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 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Yesuishi fushenze shenfuzhuan:suoyinpai sixiang zai zhongguo ji ouzhou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quet, SJ, 1665-1741], (郑州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Daxiangchubanshe [Elephant Press], 2006), 20-23.

(32) <sup>1</sup>ibid., pp. 260-261.

(33) 费赖之Louis Pfister: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Zaihua yesuishi lianzhuan ji shumu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上), (北京Beijing: 中华书局Zhonghua 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557.

(34) 法国汉学家雷慕沙说傅圣泽的藏书是那个时代“一位欧洲人完成的最大宗最上乘的收藏。”(美) 魏若望John W Witek: Yesuishi fushenze shenfuzhuan:suoyinpai sixiang zai zhongguo ji ouzhou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quet,



部档案馆,因为傅圣泽当时是传信部的主教。以后,这批书籍被移交给了教廷图书馆,即现在的梵蒂冈图书馆。<sup>(35)</sup>这点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系列的中文才书单就是一个证明。

傅圣泽藏书单:

(1) Borg.cin357-1西河沿世业堂胡氏铺书单,这份书单20页,列出了624种中国善本书目,例如《昭待典则》、《列朝诗集》、《十二唐人诗集》、《中晚唐诗》、《范文正公集》等,经核对大多数这些书目并不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只有《易经存疑》、《易经详解》二种梵蒂冈图书馆藏有。

(2) Borg.cin357-2 书单,9页纸,抄录了486套中国的善本书;这本“装箱上船书目”肯定是傅圣泽所带回欧洲的书目,一是书中中的中国善本书多本藏在梵蒂冈图书馆,列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中,例如《天下一统志》、《魏书》、《续文献通考》、《法苑珠林》、《李氏藏书》、《万姓位谱》、《本草纲目》等。二是书目中《西洋书》共有二十多本,这些西洋书应是拉丁文书籍、法文书籍等,其中有《西字论道》,这是指傅圣泽用拉丁文所写的《神学问题》,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Borg.cin 371,《西字中文文法》这是指万济国的《官话语法》一书,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这本书有三个藏本,分别是Borg.cin 420、Borg.cin 472和Raccolta Generale-Oriente\_III246-7,前两个藏本书是蒙突奇的藏本,第三个藏本就是傅圣泽在书单中所列的《西字中文文法》。三是这份书单列出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中的多本手稿《白先生易稿》这是白晋的易经研究手稿,《真宰明鉴》、《天学本义》、《经传杂记》、《天象不解均》、《易经诸解说》。所以,这是一份重要的书单,对研究梵蒂冈图书馆中文藏书中的索隐派中文著作和手稿具有重要价值。

(3) Borg.cin357-3《行李书单》,书单列出了63种书目,在这4页的书单中每一页有对应的法文翻译书目;目录中的《五经大全》、《周易折中》、《性理大全》在梵蒂冈图书馆藏书中都有,特别是《算法统宗》这是一本算学的书,白晋在研究《易经》像数时用了这本书。因为所有书目都列出了对应的翻译,这个书单很可能是原计划交给法国皇家图书馆的书单。

(4) Borg.cin357-4,《五经书目》,共5页,记录了135种经学书目。书单封面写有“Index Librorum Confuucci ,quos Roman missit”(寄往罗马的儒家书目),应该说这是傅圣泽寄往罗马的书单,但与《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核对,大部分这些藏书没有收藏,如关于《礼记》的书籍书目中列了14种,但只有《礼记大全》这本书《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藏有,这些书或许成为意大利其他图书馆的藏书。

(5) Borg.cin357-5,《十四夹版内书单》这份15页的书单,共记录了324本书。其中部分中文书籍构成了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善本藏书,例如,《佩文韵府》、《日讲易经解义》、《管子》、《荀子》、《大明会典》等。这份书单值得关注的是也列出了一些西学汉籍的书目,例如《圣经直接》、《几何原本》、《圣人行实》、《天主实义》、《答客问》、《历法书》等。这些书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中都可以一一找到对应。这份书单和Borg.cin357-3《行李书单》一样,也有西洋书、西洋字录这类书二十余种。

(6) Borg.cin357-6《书名徧览》这份书单32页,记录了498本书名。

(7) Borg.cin357-7《新刊经解目录》这是一个分类经学书目,其中关于《易经》书目39种,关于《书经》书目11种,关于《诗经》书目11种,关于《春秋》书目33种,关于《三礼》书目12种,关于《孝经》书目4种,关于《论语》2种,关于《孟子》2种,关于《四书》8种,关于《总经解》7种。

SJ, 1665-1741], ( 郑州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Daxiangchubanshe [Elephant Press], 2006 ), 261.

(35) 裴化行对傅圣泽带回欧洲的这批藏书有专门的研究论文,参阅(美)魏若望John W Witek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Yesuishi fushenze shenfuzhuan:suoyinpai sixiang zai zhongguo ji ouzhou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quet, SJ, 1665-1741], ( 郑州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Daxiangchubanshe [Elephant Press], 2006 ), note 2, 261.

通过对傅圣泽的藏书单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的书单主要是关于中国传统书籍为主的书单, 但也涉及到部分西学汉籍的书目, 因此这些书单不仅对研究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善本藏书有着重要价值, 对于研究梵蒂冈图书馆的西学汉籍藏书也有重要的意义。

这批书单, 特别是Borg.cin357-2 书单明确告诉我们,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最有价值的白晋手稿、马若瑟手稿以及相关清宫中的文献都是傅圣泽带回罗马的, 从而大大丰富了梵蒂冈图书馆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的收藏。

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傅圣泽对梵蒂冈图书馆中文文献的贡献表现在两点: 其一, 他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中国古代善本; 其二, 他带回到图书馆一批珍贵的白晋以及他自己的关于《易经》研究和索隐派研究的手稿, 这批手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梵蒂冈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傅圣泽藏品是梵蒂冈几个贡献者中在手稿写本上贡献最大的, 至今对这部分写本我们尚无详尽研究。这点在下面的写本研究中我们会具体展开。

### 蒙突奇与梵蒂冈图书馆中文藏书

蒙突奇 (Antonio Montucci, 1762-1829) 欧洲早期的业余汉学家, 1785年他从意大利最古老的大学锡耶纳大学 (University of Sienna) 毕业后, 获得法律学位, 他是一名语言天才, 1789年他来到伦敦担任家庭意大利语老师, 期间开始对中文感兴趣, 并四处收集有关中文的材料。由于当时英国完全没有人懂中文, 这样在当时的伦敦他算是一个东汉语的人。为此, 他和两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关系。

一件事当时独立派牧师莫斯理 (Willian Moseley) 为推动《圣经》的中文翻译, 在大英博物院发现了一份《圣经》新约的部分中文译稿, “莫氏并讨论印刷这部抄本的各种可行办法。”<sup>(36)</sup> 这份新约的部分中文译稿就是白日升译稿或者更准确应为“徐-白译稿”, 即来华传教士白日升 (Jean Basset) 和他的中国助手徐若翰共同翻译的。<sup>(37)</sup> 蒙突奇和莫斯理认识, 并是最早在《绅士》(Gentleman's Magazine) 上发表了研究对“徐-白”译本的文章, 最后莫斯理出版这个译本的计划没有实现, 这样“蒙突奇在有关白日升译本的讨论里, 便完全给历史遗忘了。”<sup>(38)</sup>

另一件事就是马夏尔尼访华, 在马夏尔尼出使中国前, 他要把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国表文翻译成中文, 当时在欧洲只有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由马国贤所创立的《圣家学院》有懂中文的中国人, 因为圣家学院是为培养中国神父而设立的学院。当马夏尔尼从意大利带回了两位中国人后, 在伦敦自然找到了蒙突奇。这样他就参与了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翻译成中文的过程。这一点王宏志有详尽的研究,<sup>(39)</sup> 同时梵蒂冈图书馆也藏有一份蒙突奇手抄的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表文的文献, 这点在后面的历史研究中有专门的研究。

(36) 苏精 Su Jing: 《中国, 开门! 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Zhongguo, Kaimen! Malixun ji xiangguanrenwu yanjiu [China, open the door! Morrison and related figures], (香港 Hong Kong : 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 Jidujiao zhongguo zongjiaowenhua yanjiushe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2005), 8.

(37) 关于徐-白译本的研究参见周永 Zhou Yong: “从白、徐译本到‘二马译本’-简论白、徐<新约>译本的缘起、流传及影响” [From Basset and Xu to Marshman and Morrison: origin, diffusion and influence], 《天主教研究学报》Tianzhujiao yanjiu xuebao [Hong Kong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 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 Xianggang zhongwendaxue tianzhujiao yanjiuzhongxin [Center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 2, (2011); 宋刚 Song Gang: “小人物的大历史: 清初四川天主教徒徐若翰个案研究的启示” Xiaorenwu de dalishi: qingchu Sichuan tianzhujiaotu xuruohan geanyanjiu de qishi [A Minor Figure, A Large History: A Study of Johan Su, a Sichuan Catholic Conver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国际汉学》Guojihanxue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 1, (2017); 赵晓阳 Zhao Xiaoyang: 《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 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Yuwai ziyuan yu wanqing yuyanyundong: yi<shengjing>zhongyiben wei zhongxin [Extraterritorial Resources and Language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北京 Beijing: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ixue chubans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9).

(38) 王宏志 Wang Hongzhi: “蒙突奇与白日升圣经译本” Mengtuqi yu bairisheng shengjing yiben [The Bible translation of Antonio Montucci and Jean Basset], 《东方翻译》Dongfang fanyi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No. 5, (2013).

(39) 王宏志 Wang Hongzhi: “大红毛国来信: 马夏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 Dahongmaoguo laixin: magaernishituan guoshuzhongyi de jigewenti [Letters from the Red Hair Country: Some question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s of the Macartney Mission], 《翻译史研究》

蒙突奇为何将其一生的藏书给了梵蒂冈图书馆了呢?目前没有文献可以找到。或许他长期以来希望编撰一部汉英词典,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但最后马礼逊先于他出版了《华英词典》,(40)虽然他也写文章将马礼逊的词典与自己准备的词典相比较,但毕竟他的词典并未出版。莫非由此心灰意冷,将书全部捐给了梵蒂冈图书馆?不得而知,待进一步研究。(41)

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个人藏书中,蒙突奇的藏书最多,大的藏书有三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以中国古代语言类著作为主,例如《列音韵谱》、《列编正谱》、《满汉同文分类全书》、《正字通》、《海篇统汇》、《增补字汇》、《幼学杂字》等等,因为这类藏书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这里不做展开。(42)

汉外双语词典是蒙突奇收藏的重点,他作为早期自学汉学家收藏如此多的双语手稿词典是在令人惊讶。关于这些词典在专题研究篇将有专门研究,这里仅仅列出目录。

梵蒂冈图书馆藏稿抄本汉外词典共计24部,涉及拉丁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等5种欧洲语言,其中稿抄本的拉丁语-汉语词典数量最多。梵蒂冈藏稿抄本汉外词典的语种及数量统计详见下表(表1)。

表1:梵蒂冈图书馆藏稿抄本汉外词典语种及数量统计表

计数	语种	藏书号
1	汉语-拉丁语	Borg.Cin.423
2	汉语-拉丁语	Borg.Cin.424
3	汉语-拉丁语	Borg.Cin.408
4	汉语-拉丁语	Borg.Cin.406
5	汉语-拉丁语	Borg.Cin.475
6	汉语-拉丁语	Borg.Cin.495
7	汉语-拉丁语	Vat.Estr. Or.2
8	汉语-拉丁语	Vat.Estr. Or.3
9	汉语-拉丁语	Vat.Estr. Or.8
10	拉丁语-汉语	Borg.Cin.461
11	汉语-拉丁语-法语	Borg.Cin.392
12	汉语-拉丁语-法语	Borg.Cin.393
13	拉丁语-意大利语-汉语	Vat.Estr.Or.4
14	拉丁语-意大利语-汉语	Vat.Estr. Or.5 A
15	拉丁语-意大利语-汉语	Vat.Estr. Or.5 B
16	意大利语-汉语	Borg.Cin.407

Fanyishijianjiu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上海Shanghai:复旦大学出版社Fudandaxuechubanshe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40) 参阅张西平Zhang Xiping、吴志良Wu Zhiliang、彭仁贤Peng Renxian主编:《马礼逊文集》Malixunwenji (13卷)[The Morrison Papers], (郑州Zhengzhou:大象出版社Daxiangchubanshe [Elephant Press], 2008);杨慧玲Yang Huiling:《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里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19shiji hanyingcidian chuantong: malixun, weisanwei, zhailisi hanyingcidian de puxiyanjiu [Th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Tradi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A Genealogical Study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of Robert Morrison, Samuel Williams and Herbert Giles], (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

(41) 关于蒙突奇的研究参阅:Urh-Chh-Tsze-Ten-Se-Yn-Pe-Keou; Being A Parallel Drawn Between the Two Intended Chinese Dictionaries; By the Rev.Robert Morrison and Antonio Montucci, LL.D. MONTUCCI A. 1817.

Antonio Montucci. McANALLY H.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1946.

(42) 姚小平Yao Xiaoping,《罗马放书录》Luoma fangshulu [The Roman Bibliography],中对蒙突奇的这批中文语言类书籍逐本都做了介绍,真正的孤本并没有,这些本子国内大都有所收藏。有趣的是书中的插页和随记使我们看到19世纪初年在欧洲像蒙突奇这样以治学为主的汉学家们收集汉籍与学习汉语的历程。

17	葡萄牙语-汉语	Borg.Cin.420
18	汉语-葡萄牙语	Vat.Estr.Or.6
19	汉语-葡萄牙语	Borg.Cin.473
20	汉语-西班牙语	Borg.Cin.395
21	汉语-西班牙语	Borg.Cin.503
22	汉语-西班牙语	Borg.Cin.412
23	汉语-法语	Borg.Cin.398
24	汉语-法语	Borg.Cin.411

蒙突奇是个语言学家，在收藏语言类书籍的同时，也收藏了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书籍。例如：

Borgia Cinese 503《汉西字典》，这份文献估计应是蒙突奇所藏，在文献内夹有《圣教孝亲解》，这是西班牙多明我会神父黎玉范(Juan Bautista Morales, 1579-1664)的一篇重要文献。

Borgia Cinese 506《字汇》，这也是本语言类的书，但其中夹有咸丰元年的一张《圣教瞻礼斋期表》和咸丰八年

这样我们看到，蒙突奇对梵蒂冈图书馆汉籍的贡献主要是语言类书籍，在西学汉籍上主要是双语词典的收藏。

通过对以上梵蒂冈图书馆中文文献的收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四位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柏应理的贡献主要在于带回了耶稣会在中国出版的西学汉籍，在数量上也是最多的；康和子虽然带回的西学汉籍刊本书籍并不多，但他带回了托钵修会的书籍以及他在山东传教的原始文献仍是重要的。在中文善本上，傅圣泽的贡献最大，他不仅给梵蒂冈图书馆，也给法国皇家图书馆等的馆藏中文古籍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另一贡献就是带回的白晋以及他自己和索隐派传教士的大量手稿。蒙突奇的贡献在于语言类书籍，关于中国古代语言书籍虽然藏本并不一定很好，但在当时的欧洲来说，能收集如此多的中文语言类古籍也是不多见的。当然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这批汉外双语词典，这批汉外双语词典和白晋的大量手稿应是梵蒂冈图书馆中文文献的镇馆之宝。

当然，梵蒂冈图书馆的有关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汉文文献还有其他的来源，例如1854年梵蒂冈图书馆获得了东方学家Watson的藏书，有一些中文书籍。其他重要的中文文献收藏是“巴尔贝里尼东方收藏 (*Barberini orientali*)”。此收藏含总计六十种中文文献，来自于十七世纪教宗乌尔班八世及其家族的图书馆。巴尔贝里尼图书馆由巴尔贝里尼家族创立于17世纪世纪早期，在两个世纪内收藏大量增加。巴尔贝里尼是十七和十八世纪很有势力的家族，出了很多的主教和一位教宗，主教里老佛朗西斯科 (Francesco Barberini senior, 1597-1679)于1626-1633年间是梵蒂冈图书馆的第十二任枢机馆员，其叔父是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o VIII, 1623-1644)，两人对珍本善本的喜好和收集对其家族图书馆馆藏的快速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巴尔贝里尼图书馆的整馆藏书和书架于1902年由梵蒂冈图书馆收购，其中包括一些非常罕见的的数据，如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汤若望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明代的绘书和书籍、存八册珍本崇禎历书”。<sup>(43)</sup>又如，美国驻维也纳领事施瓦茨的藏书、安南教会赠给教皇利奥十三世 (Le XIII) 的一套安南语丛书，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天主教汉文文献等，这些藏书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数量不大，这里不再专门展开研究。

(43) 余东YU Dong：“梵蒂冈图书馆中国古籍文献的收藏整理及其电子化（讲演稿）”Fandigang tushuguan zhongguo guji wenxian de shoucang zhengli jiqi dianzihua (jiangyangaao)[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Vatican Library and its electrization (Speech wri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Resources Sharing and Application (DRSA 2017)” Zhejiang University, June 15th-17th, 2017.

## English Title:

# Documents from Ming and Qing Western Studies and Chinese Books in the Vatican Library

**Zhang XIPING**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el:+8613910383282 Email: zhangxiping@263.net.cn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Western studies is a basic academic work.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book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been published successively in the Jesuit Librar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aris, and the Xujiahui Library. The Vatican Library is currently the library with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ources of Chinese books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Vatican Library, and preliminarily show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books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tored in the Vatican Library.

**Keywords:** Vatican Library, Western Learning, Chinese Book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